

大河盡頭

【下卷】

婆羅洲肯雅族有一則古老、與天地同生、
至今族人仍深信不疑的傳說：
大河盡頭有一座山，山下有五大湖，湖中聚居著
每逢月圓之夜，成群結隊，千里迢迢乘舟歸來的往生靈魂……

李永平

著

大河盡頭(下卷)：山／李永平作。--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2010.08
面：公分。-- (李永平作品集；2)
ISBN 978-986-173-648-8 (平裝)
857.7 99008791

李永平作品集 2

大河盡頭(下卷：山)

作 者 李永平
責任編輯 林秀梅 莊文松

副總編輯 林秀梅
編輯總監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 25007696 傳真：(02) 25001966；25001967
E-mail：bwps.service@cite.com.tw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設計 蔡南昇
排版 紫翎電腦排版工作室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0年9月7日

定價 460元

I S B N 978-986-173-648-8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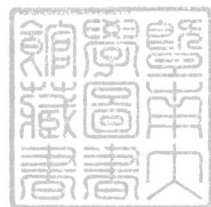
大河盡頭

【下卷】



李永平

著



目次

序 論 婆羅洲的「魔山」

王德威

下卷序 問朱鴿：緣是何物？

李永平

七月初八凌晨 逃出紅色城市

伊班八月天 泛舟的日子

七月初八 新桃花源記

七月初八黃昏 記一樁緣

七月初八／初九 月半圓

七月初九 普勞·普勞村

七月七日七夕 新唐遺事

七月初九正午 變天

八月八日斷腸時 少年永迷亂的一天

237 221 199 173 159 129 95 63 45 15 5

七月初十晨 大雨後，重新啟航

七月初十夜 浪・巴望達哈（血湖）

七月十一 動物與垃圾

七月十一／十二子夜 寄泊陰山下

七月十二 航向世界中心

七月十二夜 寧靜河

七月十三 激流

月圓前夕 登由・拉鹿祕境

月圓 峇都帝坂

附錄一 李永平小說寫作年表

附錄二 李永平小說評論／訪談索引

序論／

婆羅洲的「魔山」

王德威

《大河盡頭》上下兩卷《溯流》和《山》合璧出版，是新世紀華語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大事。我們很久沒有看到像《大河盡頭》這樣好看又耐看的小說了。好看，因為李永平沿襲傳統說故事的技藝，讓讀者忍不住想知道下回如何分解，而他筆下的大河冒險如此繪影形聲，更饒有古典寫實主義的風格。耐看，因為李永平不甘於講述一個傳統的少年啟蒙故事而已。他對文字意象的刻意雕琢，對記憶和欲望的上下求索，又顛覆了寫實主義的反映論，讓寫作本身成為一場最華麗的探險。

《大河盡頭》的故事發生在一九六二年盛夏的婆羅洲。上卷《溯流》裏，十五歲的少年永被父親送到西婆羅洲克莉絲汀娜·房龍小姐的橡膠園農莊作客；房龍小姐是荷蘭殖民者的後裔，和永的父親關係曖昧。在房龍「姑媽」的安排下，永加入了一群白人組成的大河探險團。他們打算溯婆羅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而上，闖入峇都帝坂聖山。

探險隊選在中國農曆鬼月出發。沉鬱神祕的雨林，黃流滾滾的河水，頹靡詭異的城鎮，如魅如魑的邂逅，誘惑也拒斥著他們。小說高潮，探險隊來到大河最後一個城鎮——新唐。克莉絲汀娜陪著永追蹤一個神祕姑娘，鬼使神差，繞到二次大戰期間她被迫成為慰安婦的所在。她頓時崩潰。姑姪兩人連夜逃出新唐，這天恰好是農曆的七月初七。

《大河盡頭》的下卷《山》就由此開始。永和克莉絲汀娜甩開了探險隊其他成員，展開了另一段旅程。他們來到世外桃源般的肯雅族村莊，浪·阿爾卡迪亞，之後又在普勞·普勞村歇腳。在航向聖山的過程中，他們有不可思議的奇遇，也見識到自然狂暴的力量。他們到達山腳的「血湖」，傳說中幽冥交界的地方，進入登由·拉鹿祕境，那裏的奇觀才真讓人瞠目結舌。七月十五月圓之夜，永和克莉絲汀娜登上了聖山，然後……。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大河盡頭》上下卷在格局上的對應。《溯流》寫船上與岸上的接觸，充滿人與事的喧嘩。卡布雅斯河中下游的三座城鎮——坤甸、桑高、新唐——各自散發豔異墮落的風情，極盡挑逗眩惑之能事。探險隊員還沒有深入雨林，已經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這些喧嘩到了《山》陡然散去，大河成了真正主角。

幽黯的河，敞開的河。卡布雅斯大河承諾了蓬勃狂野的生機，也蘊積了摧枯拉朽的能量。沿河而上，永看到燦爛的草木鳥獸，奇特的族群聚落，甚至記起當年巧遇的扛著粉紅色

梳妝台回鄉的獵人。暴雨之後，河水沖刷下種種東西：野獸的屍體，成串的髑髏，墳場的棺材，祭奠的神豬，家族相簿，席夢思床，甚至一座可疑的「水上後宮」。而在夜半時分，千百艘無人乘坐的長舟幽幽溯流而上，那是生靈和幽魂回家的隊伍。與此同時，這對異國姑姪間的情愫愈加曖昧。

每當永和克莉絲汀娜靠岸的時候，往事如影隨形般的攪擾他們。永在浪·阿爾卡迪亞村落中遇到十二歲的女孩馬利亞·安孃。馬利亞懷抱著芭比娃娃，看來清秀可掬，她卻告訴永一個駭人聽聞的祕密：她已經懷孕，播種的不是別人，就是雨林中最受敬愛的老神父峇爸·皮德羅。馬利亞的遭遇讓我們想起《溯流》中的小可憐伊曼，還有那個從民答那娥漂流而來的女孩，她們都是（殖民的？男性的？）肉慾洪流中的犧牲。另一方面，在暴雨中，普勞·普勞村的日式旅店裏，永像是魔咒附身，幾乎強暴了中年的日本女侍。這一色慾場面充滿政治隱喻，最終驅使永面對克莉絲汀娜。當後者裸裎以對，展露下腹子宮被切除的疤痕時，兩人糾纏的關係到了攤牌階段。

只有回到河上，才能洗滌這些傷痛和羞辱吧。或又不然？滔滔的河水激起欲望更熾烈的漩渦，將一切帶向不可言說的高潮——或深淵。時間逐漸逼進七月十五月圓之夜，這是克莉絲汀娜承諾永的朝山之日。大河盡頭，就是他們倆的前世與今生，欲望與禁忌，緣與孽交會點。

李永平的欲望敘事莫此為甚。四十多年來他的寫作創造出許多令人難忘的女性人物，像是《拉子婦》的土著母親、《圍城的母親》的母親、《吉陵春秋》裏的少婦長笙、《海東青》裏的小女孩朱鵠，還有《望鄉》裏的妓女等。從女孩到婦人、從母親到妓女，李永平的女性輻射出複雜的情欲形象，也是他創作最重要的動力。《大河盡頭》裏的克莉絲汀娜將這些形象又作了逆轉。她是個殖民者的女兒，也是被殖民者的情婦；是風情萬種的尤物，也是生不出孩子的母親；是被侮辱和損害的女性，也是一觀音菩薩、媽祖娘娘、或聖母馬利亞」。是在和這樣一個女人的周旋過程裏，永從一個少年變成一個男子——更重要的，一個作家。

李永平耽溺在相互糾纏的文字和欲望中，只能以色授魂與來形容。曲折深邃的河道充滿女性陰翳的隱喻；航入大河深處的達雅克人獨木舟甚至毫不避諱的以陽具為名。克莉絲汀娜和永一路眉目傳情，難以自持。但最難的一關是倫理的防線。儘管克莉絲汀娜對情夫的兒子無所顧忌，永卻在夜半溯河的船隊中彷彿看到母親的身影。然而李永平的筆鋒一轉，又告訴我們永是個生不逢時的早產兒，以致情到濃處的荷蘭姑媽聲言他是她「前世的兒子」，要把他再「生出來」。永也似乎樂得重新回到生命的源頭再來一次。這樣的迴旋曲折的關係固然干犯世俗禮法，但我們的主角既然已經來到莽林深處，大河盡頭，一切的顧忌似乎都有了解

放的可能。

「生命的源頭，永，不就是一堆石頭，交媾和死亡。」探險家安德魯·辛蒲森爵士對永的忠告似乎言猶在耳。但永和他的克莉絲汀娜姑媽卻要以他們豐饒的愛欲來證明，生命的源頭除了礦物質般的冥頑，或生物性的交媾和死亡的輪迴外，還有一些別的。

這些「別的」無以名之，只能說是精誠所至的創造力。或從李永平書寫的角度看，就是創作力。起死回生，化不可能為可能，古老的創始神話離我們遠矣，只有文字創作差堪比擬。書寫是遲來的、銘刻生命記憶的儀式，也是肇生想像世界一次又一次的嘗試。讓無從捉摸的一切有了「著墨」的可能吧，讓頑石點頭，展開它的「石頭記」吧。永因為大河之旅而情竇初開，也滋生了不能自己的敘事欲望。這纔是克莉絲汀娜姑媽，那流徙婆羅洲的荷蘭女孩／女人／母親／聖母，對永最珍貴也最危險的饋贈。

在這個層次上，《大河盡頭》不再是傳統寫實主義小說。它是李永平個人創作的終極寓言。他所泅泳的大河是一條想像奔流的長河，是「月光河」，是「銀河」；浮沉在河裏的可有是千萬物種，也可能是千萬繁星，更可能是千萬方塊字。

我們於是來到《山》的高潮。峇都帝坂雖然是聖山，其實卻是頑石遍地的不毛之地，然而在永的眼中——和李永平的筆下——卻投射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七月十三日月圓前夕，永

和克莉絲汀娜來到卡布雅斯河的源頭，大河盡頭矗立的「山巔反射出的最後一道霞光——那沿著巉巖嶙峋的山壁，花雨般浙瀝而下的蕊蕊落紅——靜悄悄灑在少年頭頂上，化成一條巨大的、瀰漫著濃濃橄欖油香的粉紅沙籠，將他整個人，密密匝匝地、有如母親懷抱般地，從頭到腳包裹起來。」

這只是開始。隨行的老嚮導在告別前，又講述了山腳五個供往生者居住的大湖：善終的在阿波拉甘湖，征戰陣亡的、死於難產的漂向巴望達哈或血水之湖，溺水而亡的進入巴里瑪迭伊湖，自殺者的幽靈被禁錮在巴望·瑪迭伊木翁湖，而夭折的嬰靈聚居在登由·拉鹿湖。這些湖泊神祕莫測，卻讓永悠然神往。他期望到血水之湖尋找民答那娥來的孤女，但他更被登由·拉鹿湖畔的小兒國吸引。那裏一汪湖水清碧，成千上百的孩童，三、四歲到八、九歲，全都光著屁股：

精赤條條，嘯聚在這午夜時分一穹窿墨藍天空下，好似滿湖嬉戲的小水妖，蹦蹦濺濺噉噉，鼓譟著，互相追逐打鬧潑水，以各種各樣天真浪漫的方式和動作，率性地，無拘無束地，戲耍在婆羅洲心臟深山裏，一座天池也似，盪漾在明月下，夢境般，閃爍著蕊蕊星光和波光的原始礁湖中。（月圓前夕，登由·拉鹿祕境）

經過了十天驚心動魄的航行，看過了那麼多人慾橫流的場面，我們隨著永到了仙境也似的小兒國，霎那間時間歸零，童真瀰漫，說不盡的天然風景。這，我以為是李永平全書抒情想像的核心。

然而我們知道登由·拉鹿湖是嬰靈的故鄉，那些天真爛漫的兒童都是因為種種原因而早夭的亡魂。接引永的正是那個十二歲就被神父強暴，懷孕投水的馬利亞·安孃。月光下的登由·拉鹿祕境如此歡樂，卻有一股說不出的傷慟縈繞其間。李永平這樣的生命基調我們是熟悉的。他九十年代的兩部大書《海東青》、《朱鴿漫遊仙境》寫的都是小女孩長大前墮落的必然，摧折的必然。

由此我們看到李永平敘事美學的二律悖反。如前所論，書寫或——再創造——是一種彌補缺憾，救贖創傷的象徵行動。但書寫既然總是已經遲來的「詩學正義」，是始原（生命、愛情、想像）被傷害以後的救濟措施，我們不是能說，書寫總是只寫出書寫的不得已，重新開始的不可能？李永平敘事的長河一方面指向意義的源頭，也同時指向意義的盡頭。如此《山》的結尾就更充滿曖昧的歧義。我們要問，當少年永走向他的姑媽的那一刻，這是他生命故事的緣起，還是潰散的開始？

我以為為多年來李永平的寫作就在這二律悖反的敘事美學間展開，而以《大河盡頭》為

最。寫作原來只是因文設事，但寫作所形成的文字誘惑竟使作家魂牽夢縈，不能自己。《吉陵春秋》的吉陵、《海東青》的海東、或是《大河盡頭》的卡布雅斯河其實都只權充他的背景，與文字妖精打架纔是他心嚮往之的目標。李永平風格上的纏綿繁複因此有了欲念上不得不然的因素。

我們也不能忽略《大河盡頭》敘事結構上的安排。這本小說是自謂老浪子的作者（敘事者）李永平說給朱鴿聽的故事。朱鴿何許人也？《海東青》、《朱鴿漫遊仙境》裏那個七、八歲就懂得離家在海東市紅燈區迢迢的小妖精。在李永平的呵護下，朱鴿漫遊她的仙境／陷阱以後，總也不長大了；她是日後李永平所有作品的繆斯，或是「寧芙」（Nymph）。

誠如李永平在序言所述，他祈求朱鴿再聽一次他的故事，「用你那小母姊般的寬容體恤和冰雪聰明，再替我清滌一場孽業。」因為朱鴿，老浪子的童年往事有了著落。這恰好和《大河盡頭》裏的人物關係形成微妙對應，因為故事裏的少年是在中年的荷蘭姑媽的啟蒙下，展開了他的生命成長之旅。

朱鴿和克莉絲汀娜，海東和婆羅洲，淡水河和卡布雅斯河，敘事結構的循環對應再一次提醒我們李永平來往欲望空間，編織記憶的方法。誠如李永平的夫子自道，「丫頭，台灣，婆羅洲」是他創作的三大執念。《大河盡頭》也許是李永平的原（僑）鄉之作，但是台灣——海東——的光影從來沒有遠離。在從台北經過宜蘭到花蓮的火車旅行中，卡布雅斯

河的航程一點一滴的浮現；在朱鴿的一顰一笑中，那些南洋小「寧芙」的身世變得無比親切。登由·拉鹿湖的小兒國如果出現了小朱鴿的身影，我們不會覺得驚訝。李永平不已經暗示，有朝一日，他想寫出一本《朱鴿在婆羅洲》麼？

一九六二年的那個夏天，英屬婆羅洲仍然是殖民地，東南亞的局勢混亂，戰火一觸即發。一個來自古晉的華裔少年穿著一套不合身的白西裝，來到了婆羅洲西部坤甸。燠熱的夏天，沒有名目的欲望，奄奄一息的殖民地風情，一切如此懵懂混沌。哪裏想到，一場大河之旅竟開啟了這個少年生命的知識。而大河歸來，恍若隔世，少年後半生的漂流由此開始——他一切的故事也由此開始。沈從文的話：

我老不安定，因為我常常需記起那些過去的事情……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沒有人能夠了解一個人生活裏被這種上百個故事壓住時，他用的是一種如何心情過日子。¹

多少年後，漂泊在台灣「南洋老浪子」切切要為少年寫出一個故事，因為故事裏有他自己——還有所有文學的浪子——的心路歷程。也只有敘述的過程裏，浪子驀然回首，為

他的迫退找到意義的座標，並且因此「離去了猥褻轉成神奇」。²

- 1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沈從文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八四）卷四，頁四九。
- 2 同上。

下卷序／

問朱鴿：緣是何物？

李永平

——大河之旅，中途寄語

我們在赤道大日頭下的漫長航程，如今進行到了中間階段。丫頭，妳一直耐著性子靜靜聽我講故事，聽到這裡，世故如妳，終於也不得不承認，這可真是一趟妳前所未聞，既奇詭美妙，委實有點荒誕不經，但不知怎的卻又令人無限緬懷神往的回憶之旅。

這二年多來，我這個兩鬢飛白、滿面風塵兀自飄流在海東一嶼的南洋浪子，嗚嗚絮絮，夢囈般一逕向妳——朱鴿，我在台北街頭結識，好似離群的一隻紅雀，啾啾唧唧獨自快活地浪遊在紅塵都會中的謎樣小姑娘——訴說我少年時期，混沌初開之年的暑假，因緣湊合，伴隨一群來自「北海西土」的紅毛男女，從事一趟熱帶叢林冒險旅程。好日子！陽曆八月陰曆七月，開鬼門的時節，婆羅洲天空水紅紅一瓢弦月下，一夥人泛舟卡布雅斯河，沿著赤道線，朝向這條千里大江的盡頭，天際，一座光禿禿拔地而起的石頭山，峇都帝坂，興